

6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纪光碧
封面设计 刘学伦
尾 花 顾 雄

172

世界儿童 第六辑 1983年7月25日出版

本刊顾问 (按姓氏笔划为序) 戈宝权 方 敬 叶君健 石川一武
刘后一 任溶溶 何公超 吴朔西 陈冰夷
陈孟汀 谢文柄 群 懿

编辑 四川外语学院《世界儿童》编辑部 出版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 印刷 重庆新华印刷厂

四川省期刊登记证第96号

书号: R10247·161

定价: 0.42元

第六辑

中篇小说	奶 奶	(西德) P·哈特林 谢 艾 群 译	1
短篇	阿 诺	(加) 狄·塞顿-汤普森 陈 书 汉 译	52
篇	冬天的橡树	(苏) 尤·马·纳吉宾 陈 光 译	72
小	谁是向导	(美) 南希·保尔森 陈晓莉 译	86
说	童话一般的真事	(阿根廷) 巴尔雷塔 徐 励 译	91
	银 扣	(美) A·B·赫罗比德 王 英 译	97
散文	“我是一个制造玩具的人”	(苏) 叶列娜·包曼 苏 翰 译	105
童	太阳公子	(捷) 兹·克·斯拉比 武 继 平 译	109
话	海豚背上的小孩	(苏) 列娜·泽列拉娅 董 之 友 译	122
	图画兔子运动会	(朝) 崔 诸 瑞 孙启林 译	135
民间故事	奇妙的果园	涂 尚 银 译	142
	河童的大将	(日) 大沟 玲子 刘晓军译述	150

寓言	三幅画像	(苏)谢·米哈尔科夫 谷 羽 译	156
	狮子和兔子	齐降梅 张宝玉译	160
	母鸡与苹果树	张可淑 龚 麟译	162
儿童影星	费佳·斯图科夫是怎样扮		
	演汤姆·索耶的	(苏)M·波托茨卡娅 陈 书 汉 译	164
世界趣闻	海洋上的故事	(苏)Л·埃杰利曼娜 陈 实 译	167
	特殊的侦察“雷达”	苏 翰 译	168
目击者的叙述	麻雀和乌龟	(苏)阿·潘克耶夫 陈 实 译	169
为什么？	心灵之窗	(苏)Ю·В·吉片列捷尔 曾 学 儒 译	170
	鱼睡不睡觉？	(苏)С·斯塔里科维奇 曾 学 儒 译	171
名言·格言		木 木 辑 译	172
美术	收获时节的好帮手	(封面)	
	阿·尼·托尔斯泰		
	《尼基塔的童年》	(苏)阿·帕霍莫夫 画 (封二)	
	旋转木马(隐藏的画)	陈 晓 莉 译 (封三)	
	苏联著名儿童影星		
	费佳·斯图科夫	(摄影) (封底)	



奶奶

〔西德〕P·哈特林

谢艾群 译

卡莱被奶奶收养的经过

人们都说六十七岁就算是个老人了，奶奶反对这种说法。她常说，人的年纪嘛，这完全看人的心情而定。的确有许多老人都是这么说。

奶奶的神气确实也非常年轻，爽朗。她常说，我外表看是个老婆子了，可骨子里还是个小姑娘哩！真的，熟悉奶奶的人都认为这话一点也不假。

奶奶不是个有钱人。她也常为那么一点点养老金生气，抱怨没有成个大人物就死去了的爷爷。可是与其经常生气，倒还是经常笑嘻嘻地更符合她的天性。她很会精打细算，就靠那么一点点养老金打发着日子。

奶奶在慕尼黑市的住房很狭小，和奶奶一样也上了年纪了。一张双人沙发，长久给一些身肥体胖的客人靠靠坐坐，已经瘪下去了。说到新的家俱，就只有一个汽油炉。而这汽油炉又很使奶奶吃苦头。她老是担心炉子总有一天会爆炸，把自己炸得血肉横飞。每当炉子啞啞作响的时候，她就忙着象

• 1 •

哄不听话的驴子一样，对着炉子说起好话来。

奶奶本来就有一种喃喃咕咕独言独语的毛病。不了解奶奶的人，常会给弄得莫明其妙。她常常在同别人谈话时，一下子就自个儿独言独语地嘀咕起来，弄得对方大吃一惊，目瞪口呆地望着她。这时她才知道不是同对方说话，便摇了摇头。

和奶奶同公寓的住家人，街角上的面包店老板，以及常到公寓附近来玩的孩子们，都管她叫“奶奶”。

男孩子们常和奶奶开玩笑。不过说实在的，大家都喜欢她。替她把买东西的袋子拎到六层楼上的房里，那是常有的事。

公寓没有电梯，上到四楼就喘不过气来，得停下来歇歇。这时奶奶就会叹口气说：“咳，算了吧，我们又不是贵族老爷！”

家门口钉着一块牌子，上面用美术字体写着“艾尔娜·维特尔太太”。奶奶的儿子曾经问起，名字后面为啥要加个“太太”。奶奶说：

“你好个傻瓜呀！这是要人家这么称呼我嘛。你奥托爷爷不是已经死了吗，说不定会有人把我当成‘老小姐’呢，我才不是咧。”

奶奶的儿子又有儿子。这个故事就是讲的奶奶和这个孩子的事。

孩子叫卡莱·厄伦司特。虽则他一生下来就叫卡莱，正确说应该是卡莱·厄伦司特。

卡莱出生在杜塞尔道夫附近一个小市镇里。阿爸在一家工厂的办公室干活。据卡莱对别人说，阿爸的工作，就是天

天把大家要装进工资袋袋里的钱计算清楚。

卡莱的阿爸有时(大都是星期五晚上)要上酒店，喝得酩酊大醉才回家。对世上的许多事情又是叹气又是哭。

卡莱的阿妈这时就要发话：“每到周末，照例就是这样！”

阿爸本来是个快活开朗的人，怎么有时会这样突然发作呢？卡莱不懂。

比起阿妈来，卡莱还是和阿爸更合得来些。阿妈老抱怨两个男的把家里弄得满是灰尘泥土，非得时时打扫不行。她确实也就是每天东扫西抹忙到晚。阿爸觉得她这人太古怪。

就是这样的两位爸妈，竟然在一次车祸中同时死去了。那时卡莱才五岁。

爸妈自家并没有汽车。那天是坐一个熟人的车子出门的。卡莱被托给隔壁阿姨临时照看。户籍跑了来告诉阿姨，说两个人都死了。

卡莱起初不懂是怎么回事。爸妈不会回来了，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，他怎么也想不通。

“哼哼，这个，我不乐意！”他反复这么说。

隔壁阿姨让卡莱躺到床上，医生把一颗坐药塞进他肛门里，卡莱笑了起来。

“好啦，这下你就能睡着了。好好休息吧，小先生！”医生说。

卡莱觉得把自己称作“小先生”，怪别扭的。这医生不是太可笑吗，他想。

其后几天当中，卡莱觉得周围的人都变得奇怪起来。常常有人摸摸他的头，搂着他。总之，和往常的态度完全不同了。



只有奶奶不一样。奶奶跑来了，哭是哭了，可是接着就嚷起来说：

“总得想个办法呀！要想，办法总归会有有的！”

于是她把卡莱拉到原来在场的亲属——那些老爷爷老奶奶当中，大声宣布说：

“卡莱嘛，我收养了。我把他带回家去。”

有位老大爷说：

“可是，你这一把年纪啦，厄尔娜奶奶！”

奶奶先是一笑，接着就吼起来说：

“不要废话罗！呃，你是说让你来收养吗？”

卡莱以前只见过奶奶两三面，每次都觉得这是个好奶奶。

奶奶的嗓门比普通人高，说话也不大文雅。她把卡莱阿爸当孩子般看待。管卡莱阿妈叫“哭脸虫”，管阿爸叫“没志

气的家伙”。不过对卡莱还是叫卡莱，从不叫他“小先生”、“好孩子”、“宝宝”什么的，她对卡莱是一本正经的。

好端端一个家，一下子给搞个精光，变成空空荡荡的了。这使卡莱大为吃惊。奶奶把家俱全部分给了大家，她说：“这些我都用不着罗！”

结果卡莱就只剩下一只皮箱，装了些随身衣物。奶奶替他吧皮箱拎着。

就这样，卡莱离开了和爸妈一起住过的小市镇，来到慕尼黑市的奶奶家来了。

唉，我总算把孩子收养过来了。到独立成人至少得十二三年，这么年纪的老人带养这么个小孩，说起来不是有点发疯吗？

我总不能妄想为了卡莱自己能活上百岁吧。可是不收养他，亲戚中谁会收养他呢？到头来还不是要送到什么孤儿院去，那可不得了哇！

不用说，卡莱一定会想念他爸妈的，会感到凄凉难受的，特别是会怀念他爸。不过现在说这个也是废话了。世上也有把父亲完全不当回事的，这样的孩子多着呢。

好吧，打起精神来，不要老惦记着自己老了这些事吧。和卡莱一起鼓着劲，总会有法子活下去的。

奶奶家的一些古怪地方

卡莱觉得奶奶家很古怪。不过和奶奶本人却很快就搞熟了。说家里古怪，大概是因为家俱都很旧吧，当然，奶奶是

没法为卡莱添置新家俱的。

卡莱得到了一间大体上可说是自己的房间。说“大体上”，是因为白天奶奶还要在这个房间里缝缝补补。每到夜晚，卡莱总要寻找有没有针落在地上，有了就得拾起来，踩着了可不是玩儿的。

奶奶家里有许多地方和别家不同。

初来时有个晚上，卡莱睡不着。他爬起来走到隔壁洗脸间去。在一个盛了水的玻璃杯里发现了奶奶的牙齿，吓了一跳。他怕这牙齿离开了奶奶的身体也还会咬人，没敢用手去摸一下。

第二天早上，卡莱就问奶奶：

“你几时把牙齿弄下来的？怎么我的弄不下来呀？”

奶奶给他解释说：

“那不是我的牙齿哟。我的牙齿全掉了，没有了。同你掉乳牙一样嘛。你的乳牙掉了又可以长出新的来，可是到第三回就长不出来了。因此我做了副假牙装上了。”

“那还要不要刷牙呢？”卡莱又问。

奶奶觉得没有多说的必要，就说：

“这个，不是随便怎样都行吗？卡莱。”

奶奶家里每天的生活，和爸妈家里完全不同。奶奶不要上班干活，可她起得比阿爸还早。这是为什么呢。奶奶给他作了解释：

“因为我浑身叽嘎叽嘎，啦啦啦啦地痛哟，风湿痛，知道吗？”

“风湿痛？那是谁呀？他夜里也来？”

“风湿痛是一种病嘛，老年人常常会有有的。”

每天早上一到六点，隔壁房里就有奶奶窸窸窣窣的响动，把卡莱搞了醒。卡莱不想那么早起床，就拉上被子蒙住头，回想起阿爸阿妈的事情来。这样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差不多有四个月。直到卡莱上了学，有了许多朋友为止。

早饭是七点钟。

奶奶有一个咖啡杯，足有爸妈家的三倍大，这是奶奶喝咖啡的大海杯。奶奶在这个杯子里把咖啡筛得满平杯边，咕咕作响地喝着。阿妈不许卡莱做的事，奶奶却这样做了。卡莱说：

“奶奶，喝得太响不行啊！”

奶奶一下瞪着卡莱，放下杯子说：

“你对我说这种话，行吗？”

“可是我阿妈常常说，大口喝不行哟。奶奶你不是大口喝得咕咕作响吗？”

打那以后，奶奶就拼命不让喝得作响。可是这真难哪，一顿早饭半杯咖啡也没能喝完。直到卡莱吃完了饭到隔壁去玩了，奶奶才把剩下的咖啡咕嘟咕嘟一气喝完。

奶奶决定：在卡莱上小学以前这段时间里，不再送他进幼稚园了。

“这半年时间，我们还是在家里彼此搞熟一点好，你看呢，卡莱？”

卡莱起初不愿意，可是不久就觉得，这样倒也不赖。

和奶奶一起过的每天每天，真是丰富多采，说不定几时就出个新鲜事儿，怪有趣的。

每天上午，卡莱跟奶奶去散发广告。广告是奶奶从什么工厂里拿来的，上面写着什么“亚司特里商店表演洗衣机，附



送赠品”啦，“请买咖啡滤斗，梦里香”啦，等等。

“搞这个没有多少收益，可却是个很好的运动。呃，说实在的，这些广告商品我是绝对不买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世界上总有一些爱上当的傻瓜呀！”

沿路所到之处，奶奶都有熟人，常常站下来互相攀谈，卡莱觉得很乏味。可是因为不时有人给糖粒子吃，就一直很听话地跟着走。后来他还说：

“一路走着一边散广告，这很有趣哩！”

广告散完，就去买东西。附近一带店家都怕着奶奶，谁也没敢胡弄她。奶奶常说：

“十个分尼（一马克的百分之一）的钱也该在手里掂量三回，精打细算；十分尼买的东西也要挑选三遍，不能马虎！”

卡莱有时也帮着挑选东西。

店里的人看了生气，就说：

“不干净的手不要在黄瓜上乱摸!”

奶奶立刻吼了起来:

“你们的黄瓜也洗得和我家卡莱的手一样干净吗?!”

奶奶的口齿真厉害,卡莱非常得意。敢给奶奶顶嘴的人一个也没有。奶奶不怕任何人,倒是大家都怕着奶奶。奶奶一板脸,店里的人马上就变得和气了。

奶奶常常有些妙语名言。比方说,隔不了三两天,她就要向面包店老板说:

“你们店里的面包,大概是给胖子求瘦当药用的吧,越来越小了。价钱却挺贵呢!”

听话的人大都找不出回话。

不过卡莱却由此想到:奶奶确实比爸妈还要穷。

“领到你那份孤儿补助金就会好些了。可是衙门里的老爷慢腾腾地,我们的事全没放在心上啊。”奶奶说。

卡莱就问:

“衙门里的老爷,是什么人?”

“就是那些坐在大写字台后面,把文件翻来摆去的人儿罗。我们的钱领不领得到,就由他们决定呗。”

卡莱不能理解,世界上会有这么大权力的人。他向往自己也有这种大权力,好送很多很多钱给奶奶。

奶奶做饭比阿妈快得多。奶奶说:

“锅台边净磨时间哟!”

吃过中饭,奶奶就坐到缝纫机上,把卡莱赶到前面院子里去。起初卡莱没有一个朋友,大家都说卡莱口音奇怪,讪笑他。

“象个外国人哩!是啦,是土耳其人吧!”大家谈论着。

“我不是土耳其人哪!”卡莱申辩着说,可是大家不相信。

卡莱告诉奶奶,奶奶就说:

“你可以给他们说,你是鲁尔地方(卡莱出生的小市镇就在鲁尔地区)来的土耳其人嘛!真讨厌,连小孩也和他们大人一样胡说八道,一提到土耳其人,就象是下等人似的,真讨厌哪!”

过了不久,卡莱终于也能和那帮孩子玩到一起了。又过不久,七岁的卡莱有一天和那帮孩子的头头拉尔夫干起仗来。卡莱当然不是拉尔夫的对手,但他还是勇敢地拼命厮打。拉尔夫觉得卡莱倒还不错,有种!

拉尔夫有个毛病,就是发音不正确。他的牙齿有缝隙,漏风,说“你看吧”的时候,说成了“希看吧。”

起初卡莱觉得很奇怪,忍不住直要笑。他把这事告诉了奶奶,奶奶用略带责备的口气对他说:

“这样的事你要笑话拉尔夫,不是太没道理吗?卡莱!无论谁都会有点什么毛病的嘛。”

“我没有。”

“有!你也有哇。想着自己什么毛病也没有,这就是毛病嘛!”

“那么说,奶奶你也有吗?”

“有的。我还有很厉害的毛病呢。几时指给你看吧。”奶奶神秘地说。

过了两三天,奶奶从浴室里光着脚丫走了出来,指着右脚给卡莱看。

“你看吧,这不是嘛,这个小脚趾和隔边的四趾长到一块去了,这就是我的毛病之一嘛。”

“噢！难道还有别的？”卡莱问。

“咳！你想一次都看完吗？”奶奶说。

夜晚，这里的做法也和爸妈家里不同。在老家，阿妈会给洗澡。有时晚了，阿爸也跑了来，一起在水龙头下洗着。这是顶好玩水的机会。

可是在这里，奶奶从头一天晚上起，就把浴巾让卡莱自己拿着，说：

“来，自己洗吧！”

这一来，卡莱觉得什么都和从前不一样，弄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就拉开嗓子哭起来。奶奶也哭起来了。卡莱因为奶奶哭了，就不再哭，立刻自己洗起来。

打这以后，卡莱就一直都自己洗澡了。奶奶坐在浴盆边上看着卡莱洗。

“看着你洗澡真有趣哟，”奶奶说。

不过洗完擦身的时候，还是奶奶给擦。奶奶高兴干这个。她常常咔嚓咔嚓把卡莱擦得浑身通红，一面问：

“舒服吧？呃，卡莱！”

和老家不同的还有一件事。

奶奶洗澡的时候，老把浴室门给锁了起来。这无疑是为了忌避卡莱。过了不久，卡莱就问奶奶。奶奶说：

“没意思的事不要多问嘛！卡莱。老年人的身体不好看呀。”

“你好象对我害臊哩！”

“是罗！卡莱。”

卡莱觉得这太奇怪。可是奶奶怎么也不肯把浴室门敞着。奶奶说：

“你是卡莱，我是奶奶，你还年小，我是老人了。这就是我们不同的地方，别的再也没有什么了。”

卡莱已经察觉到我这里的生活方式和他爸妈老家完全不同了。

可是，就照那“自由教育”的说法，我该怎样做才好呢？难道说，因为孩子他爸妈是那么做的，我也非得跟着一样，早晚光着身子从浴室里走出来让卡莱看见吗？

老年人的身体在人们眼睛里看起来是怎样的，孩子还不知道。无论如何，我可实在害臊啊。这样的事绝对不行，我是与时代不同的人了。

从前时代并不是这样。怎样说好呢，老实说这是无耻。从前可没有这样无耻的事。唔，也许无耻两个字的意味现在已经不同了吧。

现在的人都觉得什么害臊是不必要的。那也好，就让他们去吧。可是不行。这点卡莱如果不理解我，那可真糟！

和奶奶上衙门去

卡莱到奶奶家已经四个月。上学的报名手续也办好了。奶奶现在很生气。无论如何衙门里的通知早该下来了。奶奶天天到信箱里去查看，就是没有衙门里的通知。奶奶的火气越来越大，老嚷着说：“搞的什么鬼呀！”

有一天，奶奶气冲冲地说：

“哼！一定是摆弄完了文件，拿着铅笔在掏鼻子孔罗！这样的老爷我也想去当当哪！”

奶奶到衙门里去当老爷，卡莱简直没法想象。可是他察觉到，现在出了什么要紧事儿。

给卡莱当监护人的是阿爸的老上级，他曾向衙门提出申请，要求批准奶奶当卡莱的养母。

说实在的，凭奶奶这份力量，当养母实在太勉强，当养祖母已经是很吃力了。可是，如果说让奶奶当养祖母，奶奶原本就是亲祖母，这样的申请毫无意思，衙门里也不会批准。因此提出的申请还是说让奶奶当养母。

但这项申请衙门里也一直没有审议。没有衙门里的批准，孤儿补助金就领不到手。因此奶奶无论如何也要求得到衙门里的批准。孤儿补助金能否领到手，这是件大事呀。奶奶自己很穷。卡莱呢，照奶奶的话说，已经吃得她连头发也没剩几根了。

奶奶决定亲自上衙门去。话儿一牵涉到官署衙门，奶奶不由得心情紧张起来。

“你也一道去吧！”奶奶说！“不把你带去给老爷们过眼不行，这是人证嘛。卡莱！”

奶奶换上了顶好的一身衣服。没完没了地拍打卡莱全身，把灰尘拍得干干净净。

卡莱不高兴这样。临出发时他故意从口袋里掏出饼干来啃，弄得满身是饼干碎屑。

“你真是！净干讨厌的事儿。”奶奶很不高兴地说。

两人搭上电车。路上奶奶一直不开口。不，嘴唇在动着呢，奶奶正在默背要向老爷申诉的词儿，没理卡莱罢了。

到了衙门口，传达叫她们上十七号房间去。两人就在那房门外的长凳上坐下来，足足地等了半个钟头。